

珠还传奇

第四章

通往白龙的官道上，人喊马嘶，大队官兵簇拥着银鞍白马的谭纪大摇大摆地向白龙城进发。如狼似虎的官兵押着一群群农民和商贩。这些农民和商贩，衣衫褴褛，汗流如注，他们一个个被绳索缚着串成一大串。他们个个疲惫不堪，不时地有人倒下来，官兵用皮鞭一个劲地抽打，被抽打的农民不能动弹了，官兵便将绳索解开拖到路旁继续吆喝着：“快走！”哗哗的皮鞭不时地响着。

离官道不远的山腰，灌树林际，风吹草低，隐隐约约看见两头黄牛在卷嚼草叶。一个老农叩着竹拐沉痛地放声歌唱：

“内监中官莅合浦，
巧征横索如豺虎。
中官肆虐去复来，
难数边荒无限苦。”

白龙城外，官兵押着无数男女珠民向海滩走下去。沿岸的芦荻和鸡脚苕在北风中萧萧鸣响，像是在为无辜者们的悲惨命运而哀号。

官兵押着海生、观升，媚川、媚澜、金俊、珠民乙、丙等人也被押向海滩。

珠母海，海浪拍打着沙岸，岸边帆樯如云，舟楫舳集，舵楼三重的铁栗木大舰上，黄绫旗纛，迎风飘扬，鼓乐喧天。八百多只大小舸船，快艇等，载着三四千官兵及上万民伏和累累然的大桶、瓦盆、木柜、珠刀、缆索等器具，待命出发。官兵挥着鳊鱼鞭将一个个珠民押上舸船。海生、观升、金俊老汉、卢二爷以及媚川姐妹和许多妇女也被押上了船。沙滩上送行的老弱妇孺小孩个个在呜咽、抽泣。邓母和观升母亲以及几个老妇人在沙滩上焚香，跪拜祈求海神保佑出海珠民平安回家。

号角声咽，三声炮响，千帆齐发。帆帷饱孕深秋的西北风，船舰像飞箭般向

海天苍茫中驶去。

沙滩上送行的人，眼看着亲人离去，个个跪在沙滩上哭声震天。

珠船驶出白龙港的时候，风大浪急，波涛翻滚。船舰在海面颠簸不定。

大舰舵楼上，谭纪、知府、兵备、知县和千户、百户等在挺着肚皮豪饮。

谭纪在酒酣饭饱后对知府说：“这次采珠关系重大，命飞艇到各珠船传令，取不到珠螺的通通不准上船……”

知府连忙哈腰：“是，我马上命飞艇到各船传令……”

暮色苍茫，嘈船和舱面上。官兵手执长矛，腰系朴刀，在监视船上珠民。珠民们瘫痪地愁然坐着。一个身躯瘦瘪而状儿枯槁的老船夫双目失神地凭靠在桅杆旁边。媚川、媚澜和许多妇女挨坐在船尾。媚澜在嘀咕着，媚川注视着爷爷和海生的嘈船一言不发。

海阔天空，一望无际。动荡的海面上，海鸥勇敢地扑击巨浪。这时媚川缓缓地唱起歌来：

“珠浦茫茫月影孤，
一舟才过一舟呼。
舟舟过去何舟得？
得得珠来泪已枯。”

海生的嘈船离媚川嘈船不远，他听了媚川哀怨的歌声，不禁万感交集，也在呼啸的寒风和轰鸣的海涛声中和唱起来：

“茫茫烟水一片寒，
长夜无语摧心肝。
此珠万命沉波底，
争似当年去不还！”

海生唱着唱着，嗓音越来越高。歌声慷慨激昂，船夫、珠民以及许多官兵都

感动得簌簌泪下。

歌声传到珠臣大舰，谭纪愕然地谛听着。谭纪问知府：“他们唱的是什么歌？”

知府惶恐地：“他们唱的是海边的‘西海歌’！”

“什么内容？”谭纪追问。

“禀大人，大都是唱些珠民苦难歌或者是谈情说爱歌……”

谭纪听罢，暴跳如雷：“传令下去，不准在船上唱歌。”

“是！”知府应了一声，哈了一下腰便匆匆走出舱外，对差官：“传令下去不准在船上唱歌。”差官：“是！我马上传令！”差官跳上飞艇，朝各艘船飞也似的驶去，一面在艇上大喊：“船上各珠民听着，在船上不准唱歌，违者鞭刑处治……”

天气阴沉。海风悲啸，波涛汹涌。几百只船舰继续向东南驶行。这时风越刮越大，浪越涌越高。艘船上的珠民们昏昏沉沉地挨坐着。谭纪在珠臣大舰的舵楼上，独酌独饮，旁边有四个美貌婀娜的歌妓在弹着琵琶和三弦。谭纪一面饮酒一面用眼贪婪地看着弹三弦的歌妓，这歌妓看到谭纪眼珠滴溜溜地盯着她，她红着脸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谭纪斟满一杯酒，一饮而尽，站起身跌跌撞撞地走到歌妓跟前拉着歌妓的手：“来，不要弹了，同本官饮一杯。”

歌妓挣扎着：“大人我不会饮酒的。”

谭纪：“不会饮也得饮。”他搂抱着这个歌妓一个劲地亲着她的嘴。歌妓挣扎不脱，打了他一记耳光。谭纪大怒：“来人！”

一差官匆匆走进来：“喳！”

谭纪指着歌妓：“给我打！”差官在腰间取出皮鞭，鞭打歌妓，歌妓发出“哟、哟”声，另一歌妓见同伴遭到毒打，跪在谭纪面前哀求：“大人，原谅她吧！她年轻不懂事……”谭纪：“好吧，就原谅你这一次……”

差官收住鞭子退了出去。谭纪将被打歌妓拉起来，又一把将她抱住，又是一阵狂吻，歌妓愤怒了，将谭纪嘴唇用力一咬，谭纪“哟”的叫了一声，嘴唇被咬

裂了，他用手按住嘴唇，鲜血直淌在身上。他狂叫一声：“来人哪！”差官又匆匆走了进来。谭纪指着小歌妓：“将这贱人丢进大海喂鱼。”差官将小歌妓拖出舵楼外，抛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。

知府闻讯走进舵楼：“大人，怎么样？”

谭纪按住被咬伤的嘴唇，‘哟，哟’的呻吟不止。知府兵备等人见状大惊失色，急忙呼唤随船郎中给谭治伤。

将近望断池，风涛越来越大，船舰颠簸得厉害。谭纪，知府等在舵楼上坐立不住，身子晃悠悠的。这时管军走进来，“启禀千岁，望断池到了！”

谭纪摇摆着身躯，不住地呕吐，差官捧着铜面盆给谭纪装呕吐的秽物。他一手扶着太师椅，一手撑着八仙桌：“令珠民下海，没采到珠螺的不准上船。”说完又呃……呃的呕吐。管军应声：“得令！”便匆匆走下舵楼，跳上飞艇到各珠船传令去了。

望断池。惊涛百尺望不断，海鸟尖叫愁方乱。官兵将腰系长绳的珠民一个个推下海底。海生、观升、媚川姐妹等被用麻绳拦腰系住，推进了大海。

渊深的海底，清沏得象水晶一样。海生在蚝壳堆旁攀越前进，寻找珠螺。

媚川姐妹从一堆巨石的隙缝中钻出，拨开海藻的纠缠，相将而行。此时，一条青龙鲨迎着媚川姐妹游来，媚川眼尖：“阿澜，有鲨鱼。”媚川姐妹机灵地闪向一只沉船的背后躲过了。

观升抱着两个大珠螺浮出海面，游近小船、将珠螺递给守船的士兵，他攀着船舷，喘了一会气又潜到海底去了。

海生抱着一个大珠螺，浮出海面，守船士兵接过珠螺，马上又驱逼他潜下去。

一个珠民空着手浮出海面喘气，伸手攀着船舷，一个士兵用木桨推他下去，他挣扎着又游近船来。他的确太疲惫，太饥饿了，他拼命地抓住船舷，那士兵又一桨打他沉下去。

海底。一个珠民跟一条鲨鱼搏斗。珠民不支，被吞食了。

另一隅。观升正在跟三条大鲨鱼鏖战，战不数合，观升有些不支，情况万分危急，海生从一旁赶来，拔出珠刀向一条鲨鱼刺去。这条鲨鱼尾部受伤，转身张开大口向海生扑来。海生挥舞珠刀，上下翻游，他看准鲨鱼眼珠一刀直插过去，鲨鱼眼睛受伤，向海深处逃遁了。

两条大鲨鱼张开血盆大口向观升左右夹攻，观升受伤了。正在一发千钧的当儿，金俊游了过来，他握紧珠刀从背后向一条大鲨鱼的腹部刺去，那条鲨鱼受伤，逃窜了。

这时，许多小鱼急急忙忙从海生他们面前游奔而去。金俊警觉地向后一望，见是青鲨群，就和海生、观升矫捷地避开了。

夜幕慢慢复盖下来。新月挂在天边。寒气凛冽。海潮发出一片呼啸声。

珠民们在舫船上没精打彩的瑟缩地在剖珠螺，旁边站着监视他们的士兵。

太监谭纪，知府等在大楼舰上倾杯痛饮。

千户阿谀凑近谭纪：“这一趟，千岁爷必然高官厚禄啦！”

谭纪得意地：“全仗诸位！”

百户酩酊大醉：“望千岁爷在皇上面前多多关照……”

谭纪：“当然，当然！”

这时，珠民的尸体陆续地从船舰旁边漂流而过。海面上时而泛起浅红的血晕。珠民们目睹死难者的尸体，悲愤万分。金俊捧着珠螺，摇头地：“唉，人不如珠贵哪！”

媚川姐妹一面剖珠螺，一面轻轻地唱：

清官孟尝谁不赞，

当年珠去复珠还。

而今世道百险艰，

汗血和泪浪里翻。

白龙城内，珠监行馆的大厅，正中处放一八仙桌，厅两旁摆四张太师椅。八仙桌上端放着两个漆花大木匣，匣内盛着两颗大如酸枣光华四射的夜光珠。

谭纪踌躇满志地玩赏匣中的珍珠。良久，他把夜光珠连同木匣放进一个小型漆皮木箱内，然后慎重地把箱子上锁。

此时管军走进大厅：“禀千岁爷，知府大人叩见。”

知府：“请！”

管军走出去，领着胁肩谄笑的知府走进大厅，两个差役抬着一箱土产尾随而入。

知府深深一躬：“打扰千岁了！”

谭纪略示谦逊：“那里话……”

谭纪和知府相对坐下。一个侍儿端上茶。

知府端起茶呷了一口，便问：“千岁准备什么时候起解。”

谭纪思索了一下：“这个……后天初十如何？”

“初十？这日子很好！”少停，知府又说：“但不知千岁走水道还是走陆道？”

“孤家先前从陆路来，路途崎岖难走！这一次打算走水道……”

知府：“是呵！是呵！走水道顺风顺水，又快又舒坦，千岁想的不错！”

谭纪：“唔！”

知府：“千户、百户和绅耆父老的礼物送来了吧？”

谭纪：“都同知县的一起送来啦，他们真懂世故！”

知府指了指箱里面的土产：明虾、带子、鱼翅、燕窝、海参、大红鱼干：“这点小意思是下官送给千岁爷的！”

谭纪假意地：“知府大人又见外啦，哈、哈！”他笑了。